诗旅奉化

乙未冬访王钫及巴人故居

高鹏程

牌楼高大。破败。
但威仪仍在。
这符合政治,和政治人物退场的逻辑。

掩映在它身后左侧的一列厢房
低矮。局促。这同样
符合文学家在场的身份和遭遇。

据说它内部的二楼,收藏着巴人全部的著作
还有一座塑像。
我试图向屋内张望,但门扉紧闭。光线昏暗。

这同样符合文学的逻辑。
它提供的,的确是一条幽暗的通道,只属于少数的探寻者

在牌楼的门槛上小坐了一会儿
一条青石条凳
据说已有上百年,保存完好,包浆锃亮

这同样符合它的身份:
因为愚顽、沉默和低到地面的姿态
它经受住了一波又一波的人间劫难。

汪京芳 摄

诗外音:

大堰巴人故居,是我到奉化后去的第一个“文化地标”。

记得2016年,农历乙未年冬,时近春节,宁波市的一个文艺家团队来奉化大堰常照村送文艺下乡,我跟随区文联王主席陪同接待。活动结束后,尚有一点时间,王主席问我要不要到附近巴人故居看看。作为一名曾经的文科生,尽管巴人的书我读得很少,但名字和相关事迹多少了解一些。也是我知道的为数不多的奉化名人之一。于是欣然前往。

车子沿着县江上游开了不久,就到了大堰村。穿过一座宽大的廊桥之后,映入眼帘的,是一座颇具气势的高大牌楼。王主席说,这里就是巴人故居。我吃了一惊,我只记得原名叫王任叔的巴人,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“左翼作家联盟”的发起人之一。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,后来还做过驻印尼大使。但没想到他的故居居然这么考究。

王主席大约看出了我的疑惑,解释说,这是明代工部尚书王钫的故居,是乡人替王钫的祖上王文琳建造的。王钫作了尚书以后,改称尚书阊门或狮子阊门。巴人王任叔是他的后裔,就在牌楼后的院子里出生。

穿过牌楼,进入第二进院落,到了东侧的厢房,王主席说,这才是巴人故居。厢房是木质结构的二层小楼,门楣上挂着书法巨擘沙孟海题写的“巴人故居”匾额。但整幢房子最有气势的也就这几个字了。木厢房低矮、潮湿、昏暗。一楼是一些生活起居的陈列,二楼是巴人的著述和经历的陈列介绍。因为当时匆忙造访,没有联系相关人员开门,只在门口张望了一眼,但心中对这位著述丰厚,学养丰赡的文学前辈又多了一些敬意。尤其是在文革后期,蒙冤含恨去世的一段经历,让人唏嘘不已。

从巴人故居走出,又回到门口的牌楼下,在门口的石条小坐了一会儿。一边休息一边再次打量眼前的所见。牌楼高大、破败,但是威仪尚在,据说它和门口的石狮子和石条都还是明代的原物。狮子也遭受过破坏,后来被重新修复,依稀可见裂痕。而石条,因为它不代表什么,所以安然无恙地过了几百年。又因为它被搁置在阊门门廊的两边,可供来往人等小坐闲谈,几百年坐下来,已经被无数不同身份的人磨得光滑可鉴。

门口,是尚在源头的县江水,它匍匐在地表的最低处,但以自身清澈的映照,见证着白云苍狗的历历变幻。想到它流经的数百年光阴,想到这次游览所见的几点细节以及它们后面蕴含的有关时间、历史,有关人的身份、阶层、经历等等的复杂意味,于是就有了上面这首诗。

三味夜话59

诗歌如新

应亚亚

一个月前,奉化作协理事会决议,九月份的三味文学沙龙将举办一场以朗诵本地作家原创诗文,配合乐器演奏为形式的金秋诗会。希望通过该诗会,寄语明月,弘扬传统,抒发乡情,诠释家国情怀,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。

为了使诗会得以顺利举办,从主持人、朗诵者、十五首诗歌(散文片段)的确定,到音响、摄影、乐器演奏、场地布置等,奉化作协几位理事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。

9月18日晚上7时,阳光帅气的男主持一段专门为“九·一八”这个特殊日子准备的开场诵,拉开了由奉化作协主办、三味书店协办的“三味·水月”金秋诗会的帷幕。大家眼前仿佛出现了松花江畔的美景,不由感叹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。

“月光之下,水边,白亮亮的一片。是谁,临水而伫,捧着书,似看非看;是谁,在河畔拉起《二泉映月》,满腹心事诉与明月……”花开若相惜饱含深情朗诵的散文片段《水月》恰是诗会主题的点睛之作。该散文由奉化作协副主席、宁波作协理事、省作协会员蒋静波所作。

接下来,由资深文青王玮生动传神地朗诵《芦苇与鱼》,该诗歌的作者高鹏程为奉化作协主席、中国作协会员,全国知名诗人,屡获省级、国家级诗歌大奖。

“一棵芦苇的孤独/淹没在众多的孤独中,孤单的鱼/在海里流着眼泪/但不被看见……”

有时候,人也是孤独的,它像一种病。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海,别人无法横渡,能跨越过去的唯有自己。所以,更多时候,我们应该享受寂寞、享受孤独。

“在一首诗里/模拟一条河的生长,在一片叶子里/寻找一棵树的去向……”省作协会员、区作协理事,从事业余写作十余年的杨洁波,之前的创作重点是小说,最近转型诗歌创作,这首《渡》是她专门为区委宣传部力推的“唐宋诗路”而作。

林杰荣创作的《故乡·牵挂》通过行之声情并茂的朗诵,浓浓的乡愁瞬间把现场的人都带到了充满海腥味的大海边。林杰荣,浙江省作协会员、区作协秘书长,多家媒体及文学网签约作家,创作以诗歌见长,是奉化具有代表性的青年诗人,诗歌作品多次获奖。

“耳边响起谁的浅吟低唱,似笑非笑,若有若无,在林叶间摇曳,像凌霄花在微风中轻颤……”

邬佩红以情带声、以声传情地将沐小风散文片段《一身都是月》演绎成一腔深情,满身月光。沐小风,奉化作协副主席、宁波作协理事、浙江省作协会员,她的文字清新、纯美,如金秋的月儿,迷醉了每个人的心田。

……

一首感人至深的《我们的时光》,是区总工会副主席王浩波的原创作品。诗歌中注入了校园、成长、陪伴等诸多元素,饱含着一位父亲对女儿浓重而深厚的爱。朗诵过程中,王浩波、王梓草父女俩全情投入,配合默契,将父女情深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最后,诗会在一竹的萧演奏《好人一生平安》的悠扬旋律中完美收场。

奉化作协主席高鹏程在诗歌结束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:“希望通过此次诗会,能吸引更多读者热爱诗歌,搭起一座文学通向广大市民的桥梁,展示我们奉化的美好形象。”

美妙的时光总是太短暂,大家在意犹未尽、恋恋不舍的复杂情感中,走出三味书店。月光如雾如纱轻轻地披在县江上,银光点点。倏尔,一阵秋风拂过,水面荡起层层涟漪。眼前弥漫的满地月光,为我们而来。

悠悠万古,岁月斑驳,唯有月光如新,风儿如新,诗歌如新。

大自然的语言

虞燕

有位诗人说:自然界生命的一切运动都是虚幻的美,她以她独特的方式曲折地说出生僻的语言——山谷间寂静的微风,从枝桠间轻轻滑落的树叶,夕阳晖映下的湖光山影,掠过山巅的五彩浮云,飞越碧空汪洋的鸟儿……

儿时,老爱和小伙伴坐河边发呆,两人醉心于鱼儿打晕翻滚、蜻蜓扇动翅膀,水蛇袅袅婷婷泅游的种种景象。看多了,竟也知晓——蜻蜓贴着水面低飞是要下雨了,夜晚听见小蝌蚪开始“呱呱”叫唤就知春暖花开的时节来临了,夏日烈阳暴晒下的河面基本上没有生命运动的迹象,而在傍晚时分都会声势浩大地出来透气……大自然于不动声色中传递出来的信息隐晦、具有原始美,妙不可言。

白云悠悠,舞姿曼妙。有人说,那是抚慰人心的笑语。它在广袤无垠的蓝天飘来荡去,在天地之间漂泊不定。很多人都把云当作漂泊和乡愁的象征,这是他们听懂的云的语言。而我,隐约听到它说:流浪不过是对遥远世界的向往和憧憬。

树是司空见惯的一种植物。每棵树都有自己独特的形态,彰显着自己独一无二的个性。曾经坐车经过一处空旷的郊野,车窗外掠过的一排排笔直的“身影”,纤瘦挺直,风姿秀逸,如孤傲的隐士又像坚挺的勇士,这是杉柏给我的第一印象。后来,在山坡上看到一棵树,朋友说,那是杉柏。我有点难以置信——它的整个树干是斜向一边的,一侧的根部隐约可见根须,接近地面部分的树干还有被剥蚀的痕迹,班驳的沧桑。这棵杉柏对于整个大地来说,长势是斜向的,没有像其它杉柏那样跟地平线呈90度的直角,但,相对于树本身,它的整个树干虽纤细却挺直。一棵树,在生存和生长都受到严重威胁时,却还能如此蓬勃挺拔地依着它既定的理想成长,这股子凌然傲气胜却无数豪言壮语。

曾看过一篇小文,写一种名叫“梨花雪”的牡丹,当花事已了,他花皆落,唯有它抱枝而槁,怎么也不肯将花瓣萎落泥尘。我想,那是一种宣示。虽然,“梨花雪”最终也不能获得与他花相异的命运,但这种决绝的完成是不是在告诉所有见过它的人,其在挫折与流变中也不曾失去坚韧?

弘一法师有句禅语:眼界大开皆泪海,为谁惆怅为谁颦。大致是说,如果保持着一颗万物与我共存于天地间的慈悲之心,则无情之物与我们的眼界相逢时亦会有一些笑与泪的叹息。身处大自然之时,不妨屏弃所有欲念,静心聆听大自然蓬勃有力的心跳和丰富多姿的语言,哪怕只是几分钟。会比看一堆身心灵修类的书管用吧?

诗书吴江

陈旭波

吴江泾在唐代,位于明州鄞阳乡二十三都境内,即今裘村镇西2.5公里。公元800年,苏州吴江的乡贡进士吴思公,为避黄巢乱,携家眷出运河避难海上,后漂流至此,依山傍水,垒墙造屋建起了新家园。为使子孙不忘故里——吴江,故将此地取名为吴江泾,意为吴江流出的“一条小河”。小村建筑依循坐南面北的建制,隐含着吴氏家族对故里的深情回望。

不到500户人家,1000多人口的小村吴江泾,却拥有1127年的悠久历史,尚存有二堂六府第,是个名副其实的“诗书古村”,是一个被书香浸润得饱含儒风的文化古村。

吴江泾自古就有重教之风,渊源始于开村始祖吴思公。其本是苏州的一位塾师,又是乡贡进士,博雅多闻,崇尚诗书礼仪。翻开《吴氏宗谱》,就会发现这样一个小村,竟出过14名进士,其中还有胞兄胞弟同为进士的,这在奉化历史上实为鲜有。吴江泾的吴氏一脉恪守祖先的遗训,秉承了勤学苦读之风,一手扶犁,一手握笔,耕读为本,勤勉力田,尊师重教,代代传承。有吴江辈分行诗作证:万千宗祠远,仁德永承庆。乾元亨利贞,凡百明南孟。义礼智信伯,清廉显文行。忠孝启后人,志学崇贤圣。修经集磊成,家国能昌盛。世久发英奇,登朝立安定。嘉尔可参天,祥和三纲正。运逢光华信,存善成复性。因此,村里出了很多读书人,这些读书人通过科举踏上了仕途。这其中有宋代的第九世孙吴守仁,为宋宁宗朝进士,官至刑部尚书;十世孙吴从龙任建康统制,在抗击元兵的战斗中,以身殉国。有元朝拔贡、宁波府教授吴守儒;有清道光年间的武略骑尉吴静山;有晚清著名诗人吴文江;有民国时期任山东书院院长的吴振藩、复旦大学法律系教授吴歧、黄埔军校海军部主任吴杲明、奉化中学校长吴炯和留学生10余人。据统计,自晚清以来,吴江泾共出了60位校长,是一个名副其实的“校长村”。吴江泾的诗书文化,自晚唐始已蔚然成风,至清达到巅峰。村中有著名的藏书楼和学馆,不难想象村中文人学者开馆兴学的浓厚学习氛围。

村北的昭孝堂,是清代四合院式的高大院落,斑驳木门和台阶略显清逸,充满了古朴典雅的个性。它原是授徒求学的教育场所,清代探花孙锵、训导吴文江,便在此执教,并成立丛桂文社,与吴振藩、庄松甫等人在此朝夕过从唱和,名震一时。在忠义乡,昭孝堂是晚清至民国时期著名的学校,乡里许多留学国外的学子在此完成初级教育。厅堂的两面木板壁上,贴满了当时官府衙门为高中举人或进士的主人所报送的官文捷报。小小的吴江泾不仅出过文举人、武举人,还出过状元、进士,并担任过大司寇、尚书、统制等高官,可谓科举联芳,人才济济。

清代武举人吴桂林的府第“观杏楼”,府门楼高大幽深,曾经的朱颜依稀可辨,布满锈迹的门环叩铮然作响。此门一如武举人的声名与脸面,以威武姿态先声夺人。府第主人的祖上多为乡宾名儒。府第为六合建制,规模较大。宽大的院落里仍留有举人练武时用过的大小练武石。小村地处偏远,又靠山近海,历史上曾是山匪海盗光顾的首选之地。因此,吴江泾的进士外出为官,而举人皆为武举人,秀才也为武秀才。赴殿试未中进士的,也有许多选兵部大挑而领旨守府。距观杏楼50米开外,便是唐进士手植的两株银杏树,这是两株亲历了千余年的风雨,牵手涉过千余年旷世情愫的奇树。这两株银杏树,身高足有30余米,腰围需两人合抱。相传吴江泾村里的马鞍山上,刚好有“两支蜡烛三支香”,这“两支蜡烛”便是两棵高大的古枫树,“三支香”则是古银杏树的三支分干。山和树奇特的造型,使得吴江泾村成为一块风水宝地。

居村中显要位置的是永思堂。永思堂顾名思义,是永远思念、不忘故里、不忘先人之义。永思堂始建于明朝,修于清乾隆乙未年(1775),历经数百年风雨,如今保存得相当好。看规模,此堂是族中最大的祠堂,原堂外有气势雄伟的石牌楼墙门,可惜今已不存。内有乾隆年间的古戏台,从建成一直到现在都是吴家本族演寿戏、青苗戏,办理红白喜事的公用场所。

千年诗书吴江风。吴江泾村的人文内涵是丰富的,实在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古村。但由于年久失修,致使一些古物被盗,古宅历经风吹雨打,房屋濒临倒塌,木制的雕花被虫蛀鼠咬,令人为之叹息。希望在当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利形势下,吴江泾,这个素有重教之风的文化古村能早日重现昔日光彩,让更多人读懂它。

六诏

南慕容

砚池洗出一角天空
蘸一笔枇杷树的倒影
初夏,侧锋而过

石桥上的藤蔓
松开了远古的鹅声
浣衣妇捧起水中的诏书

一曲剡溪,走在
花香的晾衣绳上
倚门张看的是突突冒烟的茶